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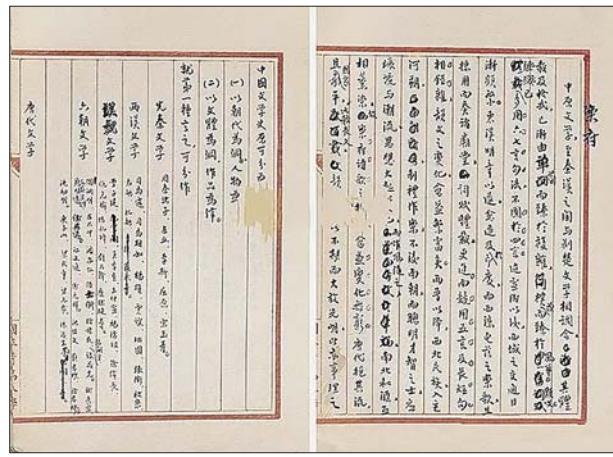
梁启勋是梁启超的胞弟，是著名词学家、翻译家。他与梁启超同是康有为万木草堂弟子，与青岛也颇有渊源：1930年11月，梁启勋到青岛凭吊康有为墓，写下了《水龙吟·庚午重阳前四日谒南海先生墓》词一阙；在青岛他漫步海滩作诗词，游崂山写游记，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记；1932年2月，他应杨振声邀请加盟国立青岛大学，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。

梁启勋（1876—1965），字仲策，号曼殊室主人，比梁启超小三岁，因年龄相仿，二人甚为亲密。梁启勋与梁启超早年就学于康有为设立的“万木草堂”，后来两人虽各忙各的事情，但在北京时常常相聚。1924年，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，梁启勋在北京全权负责营造墓园工程。1925年，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期间，进城便住在南长街梁启勋住所。1927年，梁启勋代梁启超在北京为梁思成、林徽因主持订婚仪式。1928年10月，梁启超因病住在协和医院，梁启勋请最好的医生医治，并日夜侍候。

说到梁启勋与青岛的缘分，却与梁启超、梁启勋共同的恩师康有为有关。梁启勋于1893年入“万木草堂”学习。梁启勋曾在《“万木草堂”回忆》一文中回忆恩师康有为：“康先生中等身材，眼不大而有神，三十岁以前即留胡须，肤色黑，有武人气。”康有为讲学的内容，是以孔学、佛学、宋明学为体，以史学、西学为用。梁启勋曾回忆道：“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先生所讲的‘学术源流’。‘学术源流’是把儒、墨、法、道等所谓九流，以及汉代的考证学、宋代的理学等，历举其源流派别。”

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，梁启勋组织掩护康梁等人的家属摆脱清政府的追缉，撤离至海外，后被戏称为“家属队长”。梁启勋在美留学期间，协助康有为处理保皇会经济事务，深为康有为倚重。

1930年9月，54岁的梁启勋亲赴青岛，凭吊康有为墓。康有为墓在李村枣儿山，墓碑立于1929年，碑高2.22米，碑面镌“南海康先生之墓”，碑阴面记其生平事迹，为吕振文撰并书。梁启勋凭吊康有为墓后，遂写下了《水龙吟·庚午重阳前四日谒南海先生墓》词一阙，其中写道：“独立苍茫，呼天不语，碧空无际。念当年杖履，森森万木，更谁识，凄凉意”，以示对先师的无限怀念。



梁启勋《中国韵文之变化》手稿

年轻时的梁启勋

[史海钩沉]

梁启超胞弟梁启勋

梁启勋在青岛期间，深深喜欢上了这座风景如画、环境清幽的海滨城市。他常于晚饭后在海边漫步，更喜欢去崂山游玩，他在《劳山游记》一书中写道：“本年（1931年）三月廿九日，偕友人吴君让三，往劳山之西部。经北九水至大劳观而至。往返仅一日，且以肩舆行。殊不足以穷此山之胜，亦未足以尽余之兴。五月三日，乃于诸同事偷得四日闲，作深入劳山之约。”

梁启勋同陈季子夫妇、周建侯夫妇、孙誉清和张凤栖七人，游览了北九水、玉麟口瀑布、太和殿、白云洞、华严寺、明霞洞、天门峰等景点。梁启勋所到之处赋诗作词，游兴甚高，他写道：“此行甚乐，又得游一名山。由西而北而东而南，一周此山矣。且阴晴云雨之山客，亦既览遍，实难得之机会也。”

在游览的过程中，梁启勋一行还瞻仰了康有为所作

刻在癸亥摩崖上的长诗：冒雨至后山，读南海先生之癸亥摩崖。五言长古三首。起句曰“天上碧芙蓉，谁掷东海滨。”勒于一大岩石上，刻工尚佳。

1931年暮春，梁启勋把游崂山的经历写成了《劳山游记》一书，详细记载了游历崂山的经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《劳山游记》中登载了梁启勋为崂山名胜创作的《鹧鸪天·北九水道中》《八声甘州·玉麟口飞瀑》《临江仙·太和观》《满江红·白云洞》《水调歌头·望田横岛》《清平乐·华严寺》《摸鱼儿·明霞洞》《天门谣·天门峰》《金缕曲·太清宫》等九阙词。这九阙词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，部分词属于首次发现。

梁启勋与青岛的渊源还不止这些。在山东省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中，有一份1931年国立青岛大学（山东大学前身）的聘书，上面写道：聘梁仲策先生为中国文学系讲师，月薪220元。梁仲策先生即是梁启勋先生。聘书的落款为“校长杨”，而这位杨校长即是国立青岛大学的校长杨振声。1931年12月，梁启勋接受了杨振声的邀请，于1932年2月到校任职，任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讲师。

那年的2月15日，《国立青岛大学周刊》曾以《本校聘梁启勋先生为中国文学系讲师》为题进行了报道：本校本期聘梁启勋先生为中国文学系讲师。梁先生清光绪年间曾在广州万木草堂受业于康有为先生。西历一九〇八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专门学校，民国元二三年主办庸言及大中华报，著有稼轩词疏证，今来本校执教，可为中国文学系同学庆也。

当时，闻一多任中文系主任、梁实秋任外文系主任，他们均毕业于清华大学，都

曾是梁启超的学生。因这层关系，再加上梁启勋到校时已56岁，闻一多、梁实秋视他为师长，对他特别敬重。不过因为年龄的原因，梁启勋和梁实秋、闻一多交往并不多，他只管潜心备课、认真教书。

梁启勋不仅是词人，而且是现代重要的词学家。他在国立青大中文系讲授词学和音韵文，臧克家、丁观海等都是梁启勋的学生。

梁启勋正是在国立青大任职期间，开始著写《中国韵文之变化》一书。笔者曾看到过被拍卖的梁启勋《中国韵文之变化》书稿手迹一份。此手稿书于“国立青岛大学”用笺上，梁启勋在《序》处自署“二一壬申（1932年）四月二十四日始属稿”，“成于廿六年丁丑年（1937）一月七日。”可知此著作于1932年作而完成于1937年。梁启勋自叹“其间或作或辍，迄无常课，偶有所获辄援笔增补。大抵每年夏季工作较多，盖容我终日伏案者，唯暑期中而已。”

该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，书名改为《中国韵文概论》，全书通过介绍《离骚》、汉赋、骈文、乐府、唐诗、宋词、元曲的演变及其关系，讲述韵文的发展概况，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。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：《诗经》三百篇乃中原文学之祖，中国韵文的源头皆由此出。梁启勋说：“《诗》三百篇，是中原文学之祖，一切变化皆由此出。词的方面如骚、赋、七、骈文、律赋等，诗的方面如古乐府、五七言诗、新乐府、词、曲等源于三百篇。”

1932年7月，梁启勋离开国立青岛大学，后在北京交通大学、北平铁道管理学院任教。1938年曾投入中国联合准备银行，做过一些党的地下工作。

先父张丰敏，字俊功，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，是滕县保卫战的亲历者。滕县保卫战前，他是一名成功的商人；滕县保卫战结束时，他召唤乡亲掩埋为国捐躯的川军将士尸体；后来，他迁居农村成了一名地道的农民。

1938年3月，王铭章师长领导川军驻守滕县、保卫县城。川军“在滕县人民的大力支持下，坚守4天，迟滞了日军的行动，打乱了日军的作战计划，为台儿庄大捷赢得了时间。”滕县保卫战也奏响了军民团结抗击日寇的凯歌。122师一位副师长曾对记者说：“进滕县时，老百姓杀猪宰羊欢迎我们。光是猪就送来100头，大白菜10000多斤，鞋、袜、皮帽样样送到。”1938年春节过后，前来保卫滕县的川军战士有很多人穿着草鞋，没有御寒的棉衣。父亲开办的华盛永军装成衣局发挥了自己的优势，赶做棉衣送川军。先父曾说：“王师长（铭章）身材魁梧、有威严，是个将才，待人和善。”

滕县城失守时，川军同敌人展开巷战和肉搏，街道上、屋檐下，到处都是我军将士的尸体，好多老百姓连门也不敢出。母亲阻拦父亲外出，父亲有些气愤地说：“我不出去，谁去？尸体总得要掩埋啊！中国人不掩埋中国人，还有良心吗？”先父手执万字会旗帜，常领四个徒弟到城外村庄，召唤乡亲们去掩埋川军将士尸体。滕县广大群众感佩川军将士，踊跃参加这项义举。

父亲掩埋完川军将士尸体，当时“维持会”意欲留下父亲，在县城主持工作，但父亲坚决拒绝，最后带领我们全家，两手空空地离开县城到沂河天主堂避难。

滕县物产丰富，交通方便，很早以前就发展成为鲁南地区商业活动中心之一。因为善于经营、讲信誉，父亲的缝纫生意搞得红红火火，在战前已成立了华盛永军装成衣局，邹、滕、峄三县的军警服装一律在这里承做。同时父亲还是缝纫同业工会会长（包括邹、峄县）。先父富有时，又有华盛永军装成衣局这个平台，每年冬季制作多套棉衣，送给县城四个城门洞、城墙根散落的穷人御寒。每次他都是深夜送棉衣，为的是规避家门。但还是有受患者尾随到家门致谢，母亲便亲自接待来人，请人千万不要对外这样讲，再给些散银，送出门。父亲曾讲，“我们比不得像高翰林大户人家煮粥赈济，他的门台高大。咱是小户人家，不可得分，那样会遭城绅忌妒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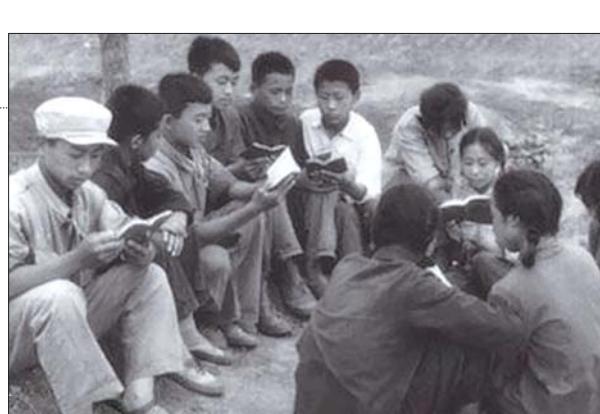
父亲遵循“小乱避城，大乱避乡”的祖训，辗转到老家王开村扎根务农了。母亲并不同意在农村安家。母亲给父亲说：“好多人都回到县城去了，该干么，咱也回城吧。”父亲不同意。母亲请来父亲的几位好友到乡下劝说父亲回城。父亲非常果断地说：“小鬼子不滚蛋，我不会回城。我不能给站岗的鬼子鞠躬！”父亲这样说，也是这样做的。鬼子侵占县城七年半，先父就没踏进县城半步。这在家乡传为佳话。27间城宅被人占用，屋里财物已被洗劫一空。母亲心疼，父亲全然不顾。

滕县保卫战改变了先父的命运。父亲一生，穷过，富过；苦过，甜过；见过辉煌，下过牢房；经商小富，不忘周济穷人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1米6多一点的身高，黑黑的，瘦瘦的，两眼有亮光，但视力不佳，胸前飘动着长长的胡须。饮上两盅酒，高兴了唱两声京剧，胡须是他的最爱（“张胡子”的美名在乡间久传不衰）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父亲在滕县保卫战前后

□张贻贝



【老照片】

学工学农

□陈春娥

春暖花开之际，看到如今一些学校的中学生、小学生到外地“游学”，选择去一些人文景点，既开阔眼界又增长知识，不由得想起四十多年前我在中学时代“学工学农”的经历来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毛主席指出，“学生也是这样，以学为主，兼学别样，即不但学文，也要学工学农学军”。于是，全国学生都要参加到“学工学农学军”的活动中去，我所在的中学当然也不例外。每一年，我们都会有几周的时间到工厂、农村去参加劳动，在部队里体验军营生活，以磨练我们的革命意志。

1971年的暑假后，我们在学校农场参加学农劳动，在一片桃树林中浇水、剪枝、捉虫、嫁接。闷热加上桃子的绒毛不时地蹭在脸上、手臂上，真是热痒难忍，但也没有哪个同学娇气地叫苦叫累。我被分配到嫁接组，给老桃树嫁接水蜜桃新枝，这活需要细心，急不得。当时我还写了首打油诗：“小小嫁接刀，作用真不小，割割插插再包包，明年长出水蜜桃。”

到了休息的哨子吹响，我们赶紧跑出那片桃林，找一个阴凉的地方三三两两地坐下来休息，或者找点水洗洗。这时我们“排委会”还要趁着休息的时间聚在一起，有时讨论劳动事宜，有时在一起学习《毛主席语录》，好带动同学们完成学农任务。后来有一天，我们休息时正在学习，被一位记者看到，给拍了下来。这张照片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，我非常小心地收藏着，也收藏着一个时代的印记。